

# 一年如白驹过隙

钱红莉

感。每日黄昏，夕阳落下去了，迎着夕光余晖骑行，看西天颜色一点点淡下去，正是这一点微光，将大片云层衬得如同大理石，渐变线一样的暗灰银灰浅灰。忽地，整个天色黑下来，正好被路灯橘黄的光一下接住了。一日，滑一下过去了，我又老了一点。我们栖身的这颗星球，它在广袤宇宙中，几同一粒微尘。

鲁迅每年年底，都要计一笔书账。以1914年为例，所费总计177余元。他特地注明，较去年约减五分之二也。177元，是什么概念？他供职教育部时，遇到同事婚丧乔迁之事，只需一元礼金。定居上海时期，他曾给好友内山书店三名员工垫付过一月工资，共45元。意味着当时普通员工月工资15元。放在当下物价体系中，鲁迅一年买书支出，怎么着也得数万元。

有时，我津津有味读他列举的书目：《谢宣城集》《复古编》《陶靖节诗集汤注》《明拓汉隶四种》《听桐庐残草》《宋元名人墨宝》《驴背集》……谢朓、陶靖节的诗文，如今尚能读到，惜乎许多珍贵的碑帖拓片辑录，永远失传了。孙犁老先生曾照着鲁迅书目买回许多书籍。老先生故去后，也不曾听闻他的藏书，捐给了大学图书馆，还是仍由后代典藏。

鲁迅文字那么深刻，得益于多少古籍的滋养多少碑帖拓本的浸染？自从互联网普及，现代人鲜少读书了。人少读书，必多燥气，精神一如游魂，始终飘着的，没有着力点。

一夜一夜，只有沉浸于书本中，一颗心才

会定下来。互联网时代，信息庞杂，一如山洪暴发，我们人类的一颗颗心，便是一条条河流，爆发的山洪泥沙俱下，河流变得赤铜般浑浊。只有让自己慢下来，变得舒缓，泥沙渐沉，水流才会清澈，可见河底水草、鹅卵石、小鱼小虾……从而一颗心变得清明，见万物，并共情于万物。

由于长期受困于睡眠质量，久而久之，人愈加焦虑烦躁。倘非一日日读书自修，我不知将变成一个怎样暴躁浮泛之人。至少，是书涤荡着我陶冶了我，让我的性情日益蜕变，懂得后退，于精神世界里自治，看什么皆以平和目光。

我反反复复读。以古人为师，学习锻造语言。古诗词是一方面，甚至连欧阳修小品文《洛阳牡丹记》，也读得津津有味。《东坡志林》更有意思。前些年，根本读不进去。有时，从网上下载，打印出来读。

自砖头厚《鲁迅日记》里，可窥整个民国知识分子群像。他说：我本来每天写日记，是写给自己看的；大约天地间写着这样日记的人们很不少。假使写的人成了名人，死了之后便也会印出；看的人也格外有趣味……

三四年了。一直在鲁迅周边打转转。甲辰暮春，又去了一趟小城绍兴。鲁迅先生故乡还是那样的故乡，一日日，成千上万人群，潮水一样来来去去。随着喧嚣人流，我在他居住过两年的卧室前，小站一会。纵然室外遍布金箔

## 诗味

## 心灵的摆渡

竺泉

你是轻轻的风  
你是细细的雨  
微风是你漫长的诉苦  
细雨是你泪流的心语

我停下  
停下匆忙的脚步  
用心静听  
静听你那委屈的境遇  
还有未知的期许

微风仍在摇荡着细雨  
柔柔的 静静的  
不声不响 不言不语  
只剩下  
只剩下你我

那两个心灵的摆渡  
和着风 伴着雨  
心与心的摆渡  
那是漫漫人生的旅途

## 展处留痕

小时候写作文，开头总爱说光阴荏苒。实则，每个人在童年，总嫌日子过得慢，一年漫长得简直望不到头。常常焦灼，怎么还没过年？

只有到了一定年岁，才能真切感知到时间之快，什么也来不及做，一年尽矣。每临中秋，我妈总要感伤一句：年怕中秋月怕半。如今，活到比当时的她还要大的年纪，她的感伤再次投射至我心上，尤为痛彻。日子何止不经过？简直大风席卷残云。

甲辰年一如“白驹过隙”。回头检索，无非读点书。

这一年，终于将手机戒了。前几年，一有空闲，总拿起手机东翻西看，一两小时，“嗖”一下过去，沉浸在铺天盖地垃圾信息里，过后，深感空虚、自责。翌日，故态复萌。今年想了一个法子，夜里八点半，强迫自己关机，或者进行物理隔离，手机放客厅，远离卧室。无手机可刷，一颗浮躁心得以平复，慢慢沉潜下来，读书。如此，渐渐疏离掉微信。偶发一条朋友圈，以月计。这也算彻底戒了。微博，也不太看了。小红书、知乎、抖音，根本不必安装。

有时，下班回来，饭煮在锅里，等吃的一点零头碎脑时间，也会有意识远离手机。哪怕从书柜里拿出《鲁迅日记》读几页呢。翻到哪页读哪页，屋外风声，仿佛自那时呼呼呼一路吹下来了。

尤其黄昏，天空如此清透肃穆，偶尔亮一粒星子，有月映万川的荒寒。犹如深山古寺残碑，字迹纵然模糊，摸上去也还是那么有质

## 岁月悠然

## 沧海桑田 在益农

王国海

明朝初期开始，萧山段钱塘江江道逐渐北移，今萧山区益农镇夹灶片海塘以北地块，泥沙淤积，往昔江道变陆地，沧海桑田新版本问世。至清乾隆四十二年，为抵御潮水而筑成蜿蜒八十五公里，东起今益农阡，西至浦沿半月山的“官堤”——南沙大堤，由此概称南沙。

1966年至1977年间，又历经五次围垦，今益农镇的益农片横空出世，再一次沧海桑田。

“初，此地为江涂荒滩。卤田欲芜，盐灶空圮；野芦连江，菰蒲满渚。穷则思变，益农人胼手胝足以拦江填海，奔竞不息而围涂造田。实萧山围垦乡镇之翘楚。”几块记载当年艰辛围涂垦种记事碑上的寥寥数语，是今日美好生活的夯基。

我站在这条始建于清代的大堤顶上，看着眼前这同一地点不同年代“往昔辛苦谋生，而今幸福养生”的变迁，眺望今日风光，赞由心生！南沙形成后，西侧邻居最先“看钱塘江脸色”捞些收成，但有时颗粒无收。南沙大堤筑成后，收成有所稳定。但遭遇特大台风或潮汛时，免不了坍塌。且不说民国时期前，单单是1956年12号台风那次坍塌，“直头舍当马跑，横舍斜扑倒”，三成多房屋倒塌，牲畜逃避无路，许多年长者说道起来，依然唏嘘不已。

南侧，唤作双枝竹，很大的竹园里，争阳夺露的竞争中，窜挺出两支特别高大的毛竹，让先前远在钱塘江边舍命相搏抢潮头鱼和江心捕鳗苗的渔民，认作回航的航标。双枝竹一路向南，大堤两坡竹木花草互融共生，相伴一连串的盘头、箭头、汇头、码埠、群围、民围等地名，铭记了当年先辈执着筑堤、护堤的智慧与辛劳。

北侧，是益农镇的小镇客厅，抢险湾畔的中式小楼展厅上，图片、书籍、视频及实物，铭记着这片土地的感人事迹：

当日的老百姓，一如群英村村名含义“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”，使出了武松打虎的力气，多是凑到冬季小潮汛时节，早上挑一担岩渣出工，赤脚挑泥，五次围垦54000多亩；1966年的第一次围垦，被《钱塘江志》赞誉“揭开了群众性围涂治江的序幕”。

东侧，因为有了南沙大堤，钱塘江泥沙得以囤积，历经1966年至2007年的41年间13次围涂，居住着最多的邻居。1974年8月23日台风连同潮汛的那次，我两岁，母亲用一副箩担，一头挑着我，一头挑着些东西，翻过南沙大堤躲避，现在的少年听起来，接近童话。

在这片年轻的沙地上，荣盛、恒逸、万向、传化集团分别在此拓业，浙江绿色智造产业新城平地崛起。大伙的住宅，从竹木稻草的箍桶舍、直头舍、横舍，到杂交屋、平屋、平台，再由二、三、四层的楼房，到现在的别墅式小楼和现代公寓，“安得广厦千万间”的杜甫之间，已然满分交卷。

屋顶上一行行亮晶晶的光伏发电板，书写着当代益农儿女“物尽其用，善莫大焉”的生态文明诗篇；田园里风味独特的特产“水果玉米”、紫皮甘蔗、围垦西瓜、霉干菜、萝卜干、端上G20峰会餐桌的芹菜、池塘里的水产，闻名遐迩，从畅销周边到而今插上直播电商的翅膀，飞向更远方的美食家舌尖。

往昔的江淮荒涂，已经成了“新城大海花满益农”的锦绣之地。

### 心香一瓣

## 我的家乡有四季

王立刚

我的家乡在北方，平原地带，四季分明，我曾经在那里生活过无数春夏秋冬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家乡记忆越来越单调，越来越多的碎片场景是冬季，广袤无垠的大地上，一片苍茫……唯一看上去有一些绿色的冬小麦，也是暗绿色顶着被冻黑的叶子。

想起小时候，春暖花开，冬小麦返青，大地逐渐复苏，田野慢慢变绿，道路变得泥泞，小沟河开始有了流水。春天来了，风也跟着来到了这片土地，骆驼祥子里的场景经常出现，耳朵眼儿窗户上都是细沙，当沙石被阵阵大风卷起打在人们脸上，生疼生疼。

这个季节柳树、杨树树皮轻易就可以被拧松，拧下来的树皮成筒状，由其制作笛子容易，只需简单削皮做个笛口就满大街吹着跑，你追我赶，高级的还有中间小木棍不拿掉，来回抽插让音变化的，也有打孔手指按压变化吹奏的，男孩儿聚在一起总想着胜你一头。

榆钱儿和洋槐花儿几乎同时在这个季节到来，上树爬墙，或拿一个长杆绑一根铁钩子，尽可能地向着春天索取，然后大块朵颐，洋槐树花儿花心比较甜，但花柄不好吃，有的小伙伴吃多了还流鼻血，我就更喜欢榆钱儿了，满口罗塞地吃个不停，最近几年在杭州也能看到，经常勾起儿时的食欲，略有不同的是北方的榆钱儿是白色，而杭州的有一点儿淡绿色，这时候想起家乡的榆钱儿也应该满树都是了吧。

随着麦子拔节吐穗，家乡的夏天悄然到来，而这时被我们称麦秋，拔麦子是体力活。针尖对麦芒这个成语，很多用的时候都不是本意，而我感触最深的还是它的本意，麦芒不仅尖而锋利，麦芒上布满细细的小刺，只要沾上皮肤就被刺伤划伤，手背、胳膊、腰部是最容易受伤的位置，一般都是可以忍受的，如是被汗渍浸润，火辣辣的酸楚。

麦子上房，玉米大豆种完，我们的欢乐时光又来了，暑假开始，摸鱼捉虾，逮叫蚂蚱，套知了……除了不写作业，就是那个时候真实的我。

慢慢长大，性子越来越野，小鱼小虾满足不了我们，和小学同学学习逮叫蚂蚱，编制笼子，养叫蚂蚱。叫蚂蚱学名螳螂儿，粗壮的后腿弹跳力惊人，有倒刺，被划伤一下就是一道血印；翅膀有力，一次性飞行可以达到五十米上百米；性情狡猾，一般都躲在酸枣壳子里，伸手不敢抓都是荆棘刺，它感觉到危险立刻跳进里面消失不见；它们有一对锋利的牙齿，绝对的杀伤力，真的逮到，它会给予我们最后的反击，咬上一口就血淋淋的一片。

终于逮到了，借一个笼子带回家养着。自此家里窗台上多了一个歌唱家，很挑食，最爱吃窝瓜花儿，需要一早摘，我哪里起得来，要么给它晒蔫了的要么给它黄瓜花儿凑合。它脾气暴躁，力大无穷，一对儿大牙更是锋利无比，几次要咬断笼子跑出来，逼着我学习扎笼子，被动的学习也是学习，而且上瘾，扎笼子是手工更是各种创新，形状不同，三角体、正方体、菱形体，长方体都有，编制交叉不同斜的，垂直的，开门方式不同，有的甚至不设置开门……

随着暑假结束，又一个学年开始，气温早晚转凉。一场秋雨一场凉，在家乡都会有切身感触，一夜雨后，必定需要添加一件衣物，不然等你的一定是痛彻心扉的寒冷。

秋风扫落叶，是自然现象，而我们体会更多的是寒意。男孩子们无暇欣赏叶片的优劣，钟情的是叶柄的粗细，韧性。拿起自己认为最为强壮的和对方比拼，两手拉住自己钟情叶柄两端，和对方形成十字交叉，和对方一起用力，看谁的不断，一根好的叶柄可以打遍全校，在那时男孩子的眼中就是神一样的存在。

一年到头除了过年，我最期待的就是端午和中秋，因为都有好吃的，端午有各种蛋：鸡蛋鸭蛋鹅蛋，腌鸡蛋鹅蛋，那天我可以不限量吃到饱，不管咸不咸，我都会慰藉小肚子的。中秋的美味是丰富多彩甚至琳琅满目的，都说秋天是丰盛的季节，苹果，鸭梨，大枣，葡萄，花生，大豆，玉米，红薯争先上餐桌，进入我的食谱，八月十五全家人一起掰棒子，摘花生，一起看着天上的月亮，讲故事，听笑话，品尝着各式的月饼，老人们说，月饼是向着月亮做的，圆圆的，八月十五吃了月饼，家人一年都会团团圆圆。

由凉转寒，冻感十足，真正的冬天来了。北方的雪，与杭州不同，撒在身上、落在地上都不会融化，世界立刻被银装素裹地打扮起来，脚踩上去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。课间滚雪球，其大小与我们的力气成正比，人多力量大就可以滚一个大大的雪球儿，直到推不动，它走过的地方，雪被神奇地吸附一空，裸露出大地原本的模样。再来一个小的雪球儿，往大雪球上一堆，一个雪人儿就出具模样，拿来扫把点缀一下，经过夜里的降温和白太阳光，雪人表面的雪反复开化与冰冻，雪人成了冰雪人儿，它就可以陪我们度过整个冬季。

过年，在老家农村是最重要的事儿了，孩子们也是进了腊月就翘首以盼，听着零星的鞭炮声，感受年一点点到来，小时候说谁家的孩子小年(腊月二十三)都没有回家，是莫大不被理解，即使再忙这个时候也要回来是老一辈人的观念，也被深深植入我的心里。无论是高中开始离开家，还是大学远离家乡上学，寒暑假都能早早回家期盼新年的到来，和家人一起包饺子，准备年货，走亲访友。

自从工作，过年回家不方便和值班回不去等等，回家过年越来越成了奢侈品。对家乡的记忆大部分也只有过年几天的印象，地冻天寒，树木干枯，田野荒凉……

弟弟家的两个小侄女儿先后出生，慢慢长大，超级可爱，从小不点儿成为小朋友，说话越来越成熟：大大(大伯)，你过年一定要回来。“回，一定回”，心虚着没有底气地回答，不想她们失望，又怕答应了她们自己做不到。

我的家乡有四季，春夏秋冬，每个季节还会重复它不一样的美和内涵，只是参与者不再都有我，而我只能见证或参与它的零零碎碎，想起家乡更多是对四季的记忆，也会越来越模糊。

## 艺境



《浙江画院四十周年文献成果进京展作品》张捷

## 如此翠绿 如此独特

金文丽

双脚的不适。怎样可以推动泥团使之居中而左腕不用伸展太开，以免受伤。当我把全文翻译成汉语并如愿发表后，心里是多么希望那些方法能付诸实践并立竿见影，成为修复母亲工人们拉坯姿势的灵丹妙药呢！

青瓷，远山晚翠，浅草初春。它凝聚了七十年代我的父亲和其他技术人员的汗水和智慧。父亲曾是瓷厂负责青瓷生产动力设备的高级工程师，记得那时父亲每次回家来，身上的工作服都是黑乎乎的，沾满了机器的油迹，散发着浓浓的机油味。父亲带领他的同事们日日夜夜研制一种叫链干机的设备，经常加班到深更半夜。每次补贴一碗酱油粉干当点心的时，父亲也往往舍不得，硬是捂着带回，看我姐弟俩嚼得津津有味。链干机终于研制成功，大大提高了青瓷产品的生产效率，对外出口的青瓷销量也变得越来越大。那年恰逢我高考，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，瞬间催生了我的梦想，那就是：有朝一日能以我之学，为这融合了青山碧水自然真色的青绿——龙泉青瓷文化的传播尽一份绵薄之力。

青瓷，是我作为一名语言教学工作者挥之不去的情结。2009年，我有幸携着青瓷礼品飞往遥远的加拿大组布朗斯维克大学。在一次会后交流时，领队突然指定我介绍龙泉青瓷，当时虽有些许忐忑，但我终究自豪地用英语流利地呈现了我的家乡龙泉的面貌，“雨过天青云破处，梅子流酸泛绿时”，我惊